

语 文 新 课 程 标 准 必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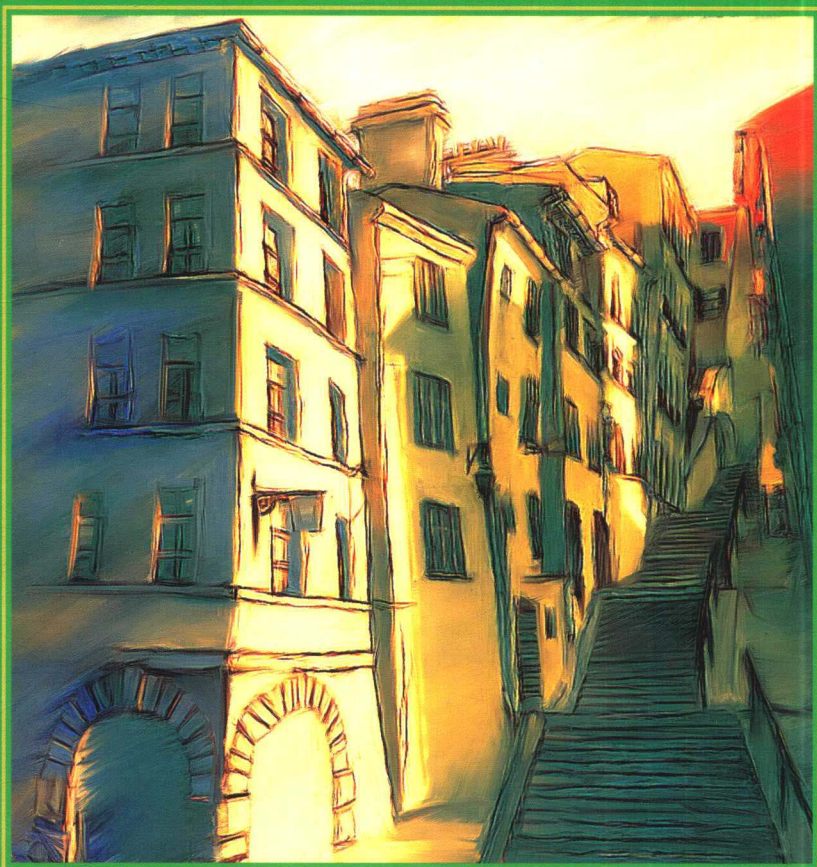
上海增爱基金会倡议 购买本书，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传递您的爱心！
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中国青少年传递您的爱心！

青少版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 / 著

纪连海老师推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语 文 新 课 程 标 准 必 读

上海增爱基金会推荐

青少版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

纪连海老师推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赵春香主编.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8.5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

ISBN 978-7-5385-3453-5

I. 我… II. ①高…②赵… III. 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1374 号

W 我的大学
odedaxue

主 编: 赵春香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http://www.bfes.cn>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010-63109421

出 品 人: 李文学

策 划: 刘 刚 张耀天

责任编辑: 张耀天 张 力 zzzyttt@126.com

装帧设计: 吴 萍 责任印制: 王永梅

承 印: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商业街南 1 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453-5

定 价: 6.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推荐序



书一直是人类的朋友，这位朋友与我们每个人的交情都不大一样。也许是泛泛之交，或者是惺惺相惜的难求知音。这其中的原因就太多了，正所谓书海无涯，浩瀚的书海实在是难以企及；时至今日，个人的原因也不外乎“书非借不能读”之类的。

如今，应邀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系列丛书做一个书目推荐总序，让我想起自己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我的成长史。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经历过完完整整的十年“文革”，那个时候根本无暇顾及学习，更不用说那些外国的文学作品。随后就是恶补，其内容却是最为简单、最为普通的基本的文化知识。上了大学，才真正意识到知识海洋的宽广、博大、精深，于是乎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买，买不起的就抄！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对于我所读的、所看的、所买

的、所抄的所有的书都来不及进行深入地思考，落得个“博闻强记属第一”的称号，却没有从这些书中感悟出什么。这固然遗憾，却也总算把该读的基本上都读了。专攻总要有个博采的过程。

世易时移，现在的中学生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标新立异，是时代的弄潮儿，反感与晦涩陈旧扯上关系，这无可厚非。我以一名历史学者的严谨认真和一颗年轻的心，推荐了若干书目。没人能否认时间的力量，对于这些精神硕果，只有四个字，历久弥新。这些书目都是他们感兴趣，阅之怡情的中外名著。

乐于读书的人都是用心阅读着，我是一个充满激情、可以感同身受的人。每每回想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各种遭遇都不胜唏嘘，他们是我多年前的老友。

“洛阳纸贵”是说书好，如果书又好又不贵，那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有幸，这套书可以成人之美。

人类创造着历史长河又被其悄然淹没。文学这片记载着人类成长的沃土，值得我们驻足；名著这些参天大树，更值得我们为之倾倒……

任光海

2008年5月于北京

前言

《我的大学》写于1922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自传体三部曲的其余两部为《童年》和《在人间》。

《我的大学》描写了主人公马克西姆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他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从下诺夫戈罗德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但来到喀山后，残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首先为生存而出去找工作。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和轮船码头变成了他踏上人生之路的头一所社会大学。

他没有栖身之所，就与人共用一张床板。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他陆续接触到了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阅读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还参加了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他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在喀山的四年，使主人公在思想、学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最后，他终于成长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生活底层与劳苦大众的直接接触，深入社会，接受革命者思想影响和从书籍中汲取知识是他得以

成长、从生活底层攀上文化高峰的重要条件。

整部作品虽然人物众多但却形象鲜明、性格各异，读来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罗马斯的深沉干练，老警察的居心叵测，纺织工的质朴纯真，捷连科娃的矫揉造作，“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口是心非……无不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它以其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和勇敢热情的生活态度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心，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几代人都是读着这一作品，踏进了大学的门槛。而书中的许多章句已经成为众多有志者的座右铭，激励着人们在任何困境中都不放弃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追求。

编者

2008年5月





我就要到喀山大学去念书了，不管怎样，至少是圆了我的大学之梦了。

我之所以产生上大学这个想法，是因为一个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依诺夫的提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长着女人般温柔的眼睛和漂亮的脸蛋。他住在我那栋房子的阁楼上，由于常常见到我拿着一本书在读，因此他对我格外关注。于是，我们便互相认识了。不久以后，叶夫列依诺夫便试图劝说我，并且我真的有一点儿相信，对于科学研究我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您是科学方面的天才，或许天生就是为科学而服务的。”他甩了甩浓密漂亮的长发，用很肯定的语气对我说。

对此我那时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在我看来，就算一只平常的兔子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叶夫列依诺夫很热心地鼓励我说，现在大学里需要的正是我这样的青年。我们还谈到了米哈依尔·罗蒙诺索夫，自然他的例子对我起了催化作用。叶夫列依诺夫说，到了喀山我可以住在他家，不但可以在那里过完秋天和冬天，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完中学课程。然后应付几场考试，得到大学的官费助学金，过个四五年，我就可以成为一名有身份的学者了。从他的思维看来，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要知道，这个热心肠的叶夫列依诺夫只有19岁。

一考完试他就回家了。两星期之后，我也动身去了喀山。

那天，我的外婆来送我，她不停地嘱咐我：

“你不要经常跟别人发脾气，你要是总生气，就会变得暴躁，容不下人！你这个毛病是从你外公那儿学来的，可你外公是个什么人呢？一个苦命的老头子，活了一大把年纪，临到老却成了个痴痴傻傻的人。你要记住：上帝不会总责备人，只有魔鬼才偏爱此道！再见吧，我的孩子！唉……”

她用粗糙的手拭去松弛的、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几滴眼泪，说：

“我们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你这个玩心重的孩子一下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又是个命不长久的人……”



近几年来，我和亲爱的外婆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甚至很少去看她，这下子也许有可能永远也见不着这个与我相依为命、骨肉至亲的人了，我突然感到十分伤心。

我站在船尾，直直地望着她，她衰老的身子立在码头边上，一手在胸口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那破披巾的一角，擦拭着一双对人们永远闪烁着慈爱之光的黑眼睛。船开动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变成了海平面上的一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就这样来到了这个半俄罗斯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这所小小的平房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小土冈上，位于一条狭窄偏僻的小街道的尽头。房子的一边是一片废墟，这是大火留下的痕迹，野草又在这里蔓延。在密密麻麻生长着的苦艾、牛蒡、马兰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有一堆砖瓦建筑物废墟矗立在那里，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地窖。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住在这里或者死在这里。这座大地窖我会永远记着它，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依诺夫一家只有孤寡的母亲带着两个没成年的儿子，他们三口人仅靠微薄的抚恤金来支撑生活。我刚来的头几天，常常看见这个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的可怜寡妇从市场上回来，她把买回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怀着苦楚的心情想尽办法去解决难题：怎么样用这一小块劣质的肉为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健壮的青年人——就算自己不吃，做出一顿足够吃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沉默内向、不爱说话的人。她那双灰色的眸子里蕴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温婉的执拗劲儿，就像一匹已经筋疲力尽的、拉着重车爬坡的老马，即使知道无能为力，却还拼命地往前拽。

我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晨，两个孩子还在熟睡时，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谨慎地小声问我：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来上大学的。”



听完我的话，她的眉毛微微上挑，连同额头上毫无血色的枯黄面皮也一起皱了一下，菜刀割伤了她的手指，她随即把手指放到口里吮吸，重重地跌坐在身后的一张椅子上。但她马上又跳了起来，说道：

“哎哟，见鬼……”

她用旧手帕把割伤的手指包扎好，夸奖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皮啊。”

嘿，怎么可能不会呢？我把自己在轮船的厨房里做事的经历告诉她，她问：

“您以为，凭这些就可以去大学学习吗？”

在当时，我对“幽默”这两个字的含义还不能完全理解。我当真以为她是在对我提问，于是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她，并可笑地肯定，只要按着计划去做，我就会步入科学殿堂的大门。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唉！尼古拉呀尼古拉……”

正在这时，尼古拉睡眼惺忪，一头乱发的到厨房来洗脸，和平时一样，神情看起来还是挺愉快的。

“妈，要是能吃顿饺子该有多好！”

“喔，好的。”母亲应着他说。

我十分想显示一下自己的烹调知识，就插嘴说道：“这肉质不好，不适合用来包饺子，再说也太少了点儿。”

不料这话竟惹恼了瓦尔瓦拉·伊凡诺芙娜，她大着嗓门奚落了我几句，说得我耳根都红了起来。她把手里的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转身出了厨房。尼古拉冲我挤了挤眼睛，对此解释道：

“情绪不佳……”

他坐在凳子上，继续向我说：“女人一般说来比男人更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一点，有一位瑞士的大学者似乎做出了无可辩驳的有力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这个问题也有过一些见解。



尼古拉很喜欢像个长者似的教导我，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利用时机来向我灌输某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知识。而我也对他那声情并茂的说教极有兴趣，甚至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听到后来，我竟然把他故事里的那些人都混淆了，情节也一样。我也记不清是谁把谁的脑袋给砍了，是拉法西砍了杜莫利的脑壳呢，还是正好反过来？这个年轻人的心肠实在是太好了，殷切真诚地“教导我成长”，他或许有把握做到答应我的一切吧。但是，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条件来认认真真的帮助我。年轻人头脑里的利己主义和轻佻浮夸的特性，使得他对母亲殚精竭虑、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视而不见，半点不为此所动。他的弟弟，一个木讷迟钝的男孩，对于母亲的辛苦劳累反而多少有些感觉。我倒是理解那位母亲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对这位巧妇的心灵手巧也看得很清楚。她每天都要想尽办法来喂饱两个孩子，还要养活我这个因为“崇高的理想”跑到别人家里，外貌平庸、举止粗俗的流浪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分的每一份面包都如同石头一样压在心头。我于是开始寻找一点儿活干。为了不在这个家里吃闲饭，我大清早便离家外出；如果遇上天气恶劣，我就去那废墟的地下室里去躲一下。在昏暗肮脏的地窖里闻着腐猫烂狗的令人作呕的尸臭味，听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嘈杂声。我这才醒悟到，上大学念书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要是当初去了波斯，那一定会比来这儿要明智一些。我经常想象着自己是个神气的白胡子大法师，有着神奇的法术，能够把每个麦粒变得像苹果一样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三四十斤。总之，我的小脑袋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幻想，不仅是为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度日，更为了能够给灾难深重的人民造福。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许多多非比寻常的冒险事业和建立可以流芳百世的伟大业绩。在这些生活艰苦的日子里，这些幻想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它不但让艰苦枯涩的日子有了一些虚幻的美丽，而且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追求幸福的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富于幻想。我并不指望谁能帮助我，也不期望命运之神的光临，我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生活条件愈是艰苦，

我就愈是坚强，甚至更聪明了。我很早就清醒地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常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找些零活儿来干。在那里挣个一二十戈比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那里，我天天和一帮搬运工、流浪者、小偷混在一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块被投入到红炉火中的生铁，每一天都有许多事情给我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一群群露骨贪求和醉醺醺、性情粗野的人，在我面前不停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激愤，喜欢他们对于世间的一切嘲讽批判的态度和对自身毫无牵挂、真诚坦白的乐观精神。我亲身经历的一切，使我觉得这些人更亲近了，我决心要走进这个深沉而真诚的群体中去。勃列特·哈特的作品和我所读过的大量反映“小市民气”的长篇小说，使我对这一群体的同情进一步加深。

职业小偷巴什金，曾经是一名师范学院的学生，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受尽折磨。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劝说我：

“你怎么像个女孩一样腼腆胆小？难道你害怕别人说你不老实吗？对于女孩来说诚实是她的优点和美德，但是对于你来说那只能是一副枷锁。公牛倒是挺老实的，那是因为它吃饱了没事干！”

巴什金有一头火红的头发，脸儿刮的精光，像个演员似的，他的身材矮小，动作像小猫一样柔韧灵活。他常常像教师和保护人一样对我，我也能够看出，他是打心眼儿里希望我走运、幸福。他是个聪明人，读过许多好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基督山伯爵》。

他评论说：“这部书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甜蜜的爱情。”

他喜欢女人，只要一说起女人来，便劲头十足。他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眉目开花。他病瘦却又有力的身体会突然痉挛起来。这种变态的痉挛常常让我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地听他说，觉得他的话真是受益匪浅。

“女人，啧，女人！”他直爽露骨地表达他的话语。蜡黄色的脸上泛





起了红晕，黑色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光。“为了女人，什么事我都可以去干，为了女人，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是根本没有罪恶的界线的！去恋爱吧，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

他很有讲故事的天赋，能够很轻松地那些沦落风尘的女人们编出一些歌唱爱情的悲伤小调，他的歌曲在伏尔加河两岸的大小城市里传唱。下面这一首在伏尔加河流域广为流行，人人都会哼上两句的歌曲即出自他的大手笔：

我生来人穷脸又丑，
穿的衣服破又旧，
就为这两桩，
竟没人娶我这姑娘……

有个叫特鲁索夫的人对我很好，但他总有一种让人不信任的感觉。这个人仪表堂堂，穿戴整齐，有着音乐家般纤细灵巧的手指。他在市郊开了一间小店铺，门面上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这只是用来遮人耳目的，他实际上干的是倒腾脏物的买卖。

“彼什科夫，你可千万不要养成偷窃的坏习惯！”他对我说，一面郑重其事地抚摸着他那斑白的胡须，同时眯缝起那双狡诈、桀骜不驯的眼睛，“依我看，你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一个不会堕落的人。”

“‘不会堕落’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儿意味着对什么事情都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

这样评价我是不对的，因为我曾嫉妒过许多人和事。比如说，巴什金说话时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诗歌般的韵律、不同凡响的比喻和说话方式，就很是让我嫉妒不已。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过的一个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就是这么开头的：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像是一只树洞里的猫头鹰，闷坐在斯维雅什斯克一间偏僻简陋的客店里。那是秋风簌簌的十月，外面刮着瑟瑟秋风，下着绵绵细雨，就像一个满腹心事的鞑靼人拖着嗓门，无休止地重复唱着：喔——喔——喔——呜——呜——呜……

正在这个时候，她翩然而至，粉嫩嫩的脸蛋，就像朝阳初生时天边艳丽的映日红霞，水汪汪的眼睛秋波荡漾，露出天真纯洁的神情，不过我一眼就看出那是装出来的。她十分诚恳地对我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虽然知道她是在编瞎话，却偏偏强迫自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理智明明洞悉她的谎言，但是内心深处却偏不愿承认这是事实！

他在讲故事时是那么投入，身体不自觉地有节奏地轻轻摇晃着，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显得朦朦胧胧的，似乎在望着极远的地方，他的手还时不时地摸一下胸口。

他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声音也没有生气，但是每句话都说得鲜明动听，像夜莺的歌声一样。

我也曾经很是嫉妒特鲁索夫。他十分有趣地讲着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的故事，他的描述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他还刻薄地讽刺大主教们，讲到他们既滑稽可笑又十分阴险的生活。有一次，他竟然神秘兮兮地讲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个皇帝还真有两下子！”

在我的心底里，特鲁索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这种恶棍在小说里是常常出现的，不过在结尾出现时，这些坏蛋常常出乎意料地变成了气度恢弘的英雄。

有时候，闷热的夜晚令人心烦气闷，这些人就渡过喀山小河，坐到对岸的矮树林和草地上，他们一边吃喝，一边无所顾忌、天南地北地畅言，讲着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人们之间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事情。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则是关于女人。人们一谈起





女人来就带着一股怨恨和悲伤，有的时候还令人感动，可似乎总是有一种类似于向黑暗的角落窥视的感觉，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总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一些令人厌恶的可怕事情。我曾经也到那儿和他们一起度过几个晚上，待在那暗淡的夜空下，长满河柳丛的洼地上。黑夜里，湿气浓重，临近伏尔加河的桅灯发着萤萤亮光，活像一只只金色蜘蛛在向四面八方爬动。一团团火球，一张张火网镶嵌在黑黝黝的河岸“石头屏幕”上，那是富裕的村庄乌斯隆的小饭馆和千家万户的灯光。轮船的轮片噼噼啪啪地拍打着水面，发出低沉的声音。在成对前行的驳船上，水手们在狼嗥似的吼叫着。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击着铁板，拖着在黑夜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凉腔调，尽情地唱着歌曲，似乎把内心的伤痛都通过歌声输送出来，使人不由得感到哀愁。

更加令人感怀怆然的，是聆听这些人的倾诉。他们都是在困苦的环境里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生活，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吐诉，谁也顾不上听别人说什么。在湿闷的夜空下，在昏暗的灌木林里，这些人躺着、坐着，或吸着烟、或偶尔喝两口伏特加酒、啤酒什么的，这时，他们会回想起以往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个趴在地上的人说道。

大家听那个人讲完以后，都不由得异口同声地说：

“司空见惯的事儿，都是常见的事儿……”

“有过”、“常有”、“经常碰到”，这些词让我感觉到，这个夜晚这些人似乎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一切都已经有过，经历过，好像再也不会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了。

这种想法使我开始疏远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从我的经历来看，假如我走上了和他们一样的生活道路也是合乎情理的。我想追求好日子，想上大学，想往上爬，但是这些都无情地遭到挫折，这更让我觉得我和他们是一类人。每当困苦难熬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犯罪的倾向了，要干一些与“神圣的私有制度”

相违背的事情。但是，青少年的傲骨和理想主义的心境却坚定地阻止了我，不让我偏离命中注定该走的道路。当时除了人道主义的勃列特·哈特的作品和具有浓重的小市民气的庸俗长篇小说外，我还读了许多正经的好书。这些书促使我去追求尚不明确，但却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东西。

这时期，我又结交了几个新朋友，有了一些新感悟，许多中学生常常聚集到叶夫列依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玩一种棒球游戏。他们当中我很喜欢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人。古里的皮肤黝黑，头发蓝黑，就像一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雀斑，像是擦上了火药似的。他性格开朗，成天笑呵呵的，说起话来俏皮风趣，而且他身体轻巧，玩起游戏来很灵活，经常表现出多种能力的天赋，而且他也像所有的那些自傲的具有天分的俄罗斯人一样，全靠着这大自然恩赐的天赋过日子，从不想去努力去学习去发展这些天赋。他的听觉很敏锐，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极强，而且也十分喜爱音乐。他能够熟练地弹奏古斯里琴、三弦琴，还会拉手风琴，但是他却不想掌握那些更高深、更难学的乐器。他很穷，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他那皱巴巴的破衬衣，打满了补丁的旧裤子和那双破旧变了形的靴子，却恰好与他那豪放不羁、矫健有力的动作相称。

他好像一个长期重病卧床刚刚能站起来的人，又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刑满获释的囚徒，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对他来说都是美好的、充满魅力的。他像炮竹似的在地上跳来跳去。

在得知我生活艰难，处境恶劣时，他就建议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并且要我做好当一名乡村教师的准备。就这样我住进了一个奇异、充满欢乐的贫民窟，即可能不止一代喀山的大学生们所熟知的“马鲁索夫卡”。这是一座位于雷伯诺街的已经半倒塌的楼房，很像是一群饥饿贫穷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从房子的主人手里强行抢夺过来的。普列特涅夫就住在走廊里的一个直通阁楼的楼梯下面，在那儿，摆放着他的一张小床，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放着一张陈旧的桌子、一把破烂的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走廊里还有三个房间，两间住的是妓女，





而第一间住着一个得了肺病的数学系学生。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模样儿令人害怕，满头满脸长满了粗硬的红毛，一件破旧不堪的衣服勉强遮蔽着他高大的身躯，透过衣服上的破洞，可以看到他青紫色的皮肤和暴突的肋骨，令人毛骨悚然。

他好像是依靠啃指甲来维持生存的，手指都被他咬得冒出了血汁。他总是日夜不停地写着、画着、咳嗽着。妓女们都把他当成了疯子，见了就感到害怕，不过出于对他的同情心，她们便经常放些面包、白糖、茶叶等东西在他的门口。他一面把这些包着食物的小包拿回房间，一面像匹累坏的老马一样沉重地喘息着，吭吭喀喀地咳嗽。要是妓女们哪天忘了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而没有给他送食物，他就会打开房门，朝着走廊嘶哑着嗓子叫喊：

“面包！”

在他那双深陷入青黑色眼窝的眼睛里，闪烁出自命不凡的狂傲。

偶尔有一个矮小的驼子会来拜访他。这个罗锅儿瘸着一条腿，肥胖的鼻端架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头发灰白相杂，狡猾的笑容在这个阉割派教徒蜡黄色的脸上总是时时闪现。他们两个总是紧紧地关着房门，悄无声息的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一天深夜，我被这位奇怪的数学系学生的嘶吼声惊醒：

“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没错！是鸟笼子，还是捕鼠器，是鸟笼！是监狱！”

驼子尖细的声音怪里怪气地笑着，重复地说着一句古里古怪的话。数学系学生突然间大声地对他喝道：

“去死吧！滚！”

客人被赶出房门，他一面尖声怪气地叫骂，一面把自己裹在宽大的披风里，而高个儿学生则神情可怕地站在门口，用手扯着蓬乱的头发嘶哑地吼道：

“欧几里得是个大傻瓜！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我会证明给